諸子彙函

D 1-13
97
25

諸子彙函卷之二十

崑山　歸有光　熙甫　輯

長洲　文震孟　文起　參訂

揚子

名雄成都人嫻意著述根極理要著法言以象論語草太玄以擬羲經詞賦無所不通惜仕莽爲大夫作劇秦美新及莽誅時雄校書天祿閣懼而投死與解嘲意思若不相似云

學行法言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

理譔學行（原題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口木舌譯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儒比木譯而宣揚之也）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礱諸有玉者錯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礱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螾蠹之子遑而逢螬蠹祝之曰類我（張延禧曰孔子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子雲欲駕其所說恐未鑿難再耳）

崔後渠曰立論縱橫

類我久則省之矣速哉七十子之省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顏淵習孔子者也幷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化他物爲黃金或人蹴爾曰何以異於此）

（陳五奇曰弈之射王良之御公輸之斲皆由習而得名者見聖人之道亦然）

王視野曰顏子不學亦常人耳過孔子而教之乃幾乎聖人

童士昌曰學非一途然非師無所統是非便真勝矣

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乎之命也桐子桐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爲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愼也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師者先正已一開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開之市必立之乎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聖人之道明則異端自息矣　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襲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不捨晝夜歎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木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十開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亡猶水之滿而後進也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桑者歟鳥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

曹端大昆先子曰月出矣而猶大不急其亡光也亦微乎數語似此祖

趙汝谷曰一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亡猶水之滿而後進也

異乎是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曰昔顏常睎夫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須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不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晝也頻頻之嘗壯于鷄斯亦賊夫懼食而乞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成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白圭名之富曰吾聞先王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

沈君與曰學御學顏即此見彼此

醉德温曰追述淵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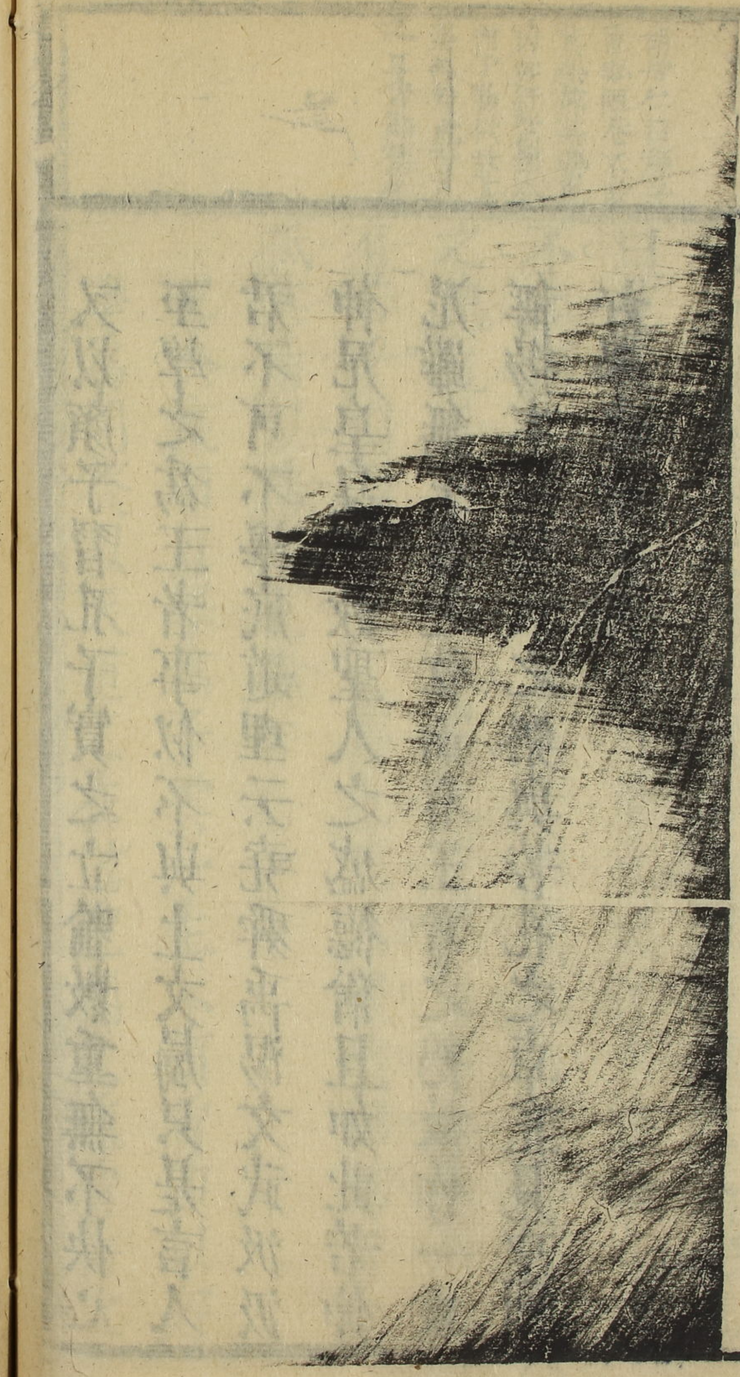
王宗貢曰爲學之如不及如此

沈北軒曰揚子九仞而不及泉爲山九仞工虧一簣皆由自棄

胡居仁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故其樂也內如紆朱懷金泊乎物欲故其樂也外此吾孔之所吾即樂也

富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或曰紆朱懷金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

王公度曰好學爲子雲一生本領首卽以好學爲問答以天道之在茲聖門之速肖証之又以顏子習孔子實之立喻數重無不快心至學之爲王者事似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伸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若伸尼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無揚末結顏氏之樂與苦孔之卓正見聖門好學之全功處



許本并目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迺勸言之猶也

吾子法言　楊子

降周迄孔成於王道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徵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少年之事

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謂若上林頹墻

填塹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雫

穀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劒客論曰劒可以愛

身曰壯行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

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

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

陳充菴門獨基二子以其爲賦最著

俞紫芝曰此應詩人之賦麗以則二句

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鄭衞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離婁名朱曠師曠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鄭聲爲淫哇之聲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衞不能入也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屈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度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或曰

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貴事實賤虛辭事勝辭則伉伉直若質之謂也伉健也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曰斷木爲棊梡華爲鞠亦皆有法焉言棊鞠雖鄙技亦法也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公孫龍之法類此也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法也觀書者嘗諸觀之嵗寇也況介丘乎酒逃酣耳聊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牀澤乎惡沱猶淺末也習五經而觀則諸子已小矣況詭辭以爲法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捨五經而

楊南峯曰詩江有沱論江水大沱水小爾雅云此止水別出耳

濟乎道者來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經之蹊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猶有不戶者矣或欲學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于妄闕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狸變則豹豹變則虎言三者皆有文章顧其質不同耳若能變則虎其質去彼取此孰優焉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喙者有矣未有述邪喙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

字林曰易華九五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彭可齋曰書肆說鈴言足也

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加之何矣紵絺三千褰如之何矣如習非者雖博而無益也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約而易言也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如郛郭可以自衛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衡言淆亂則折諸聖哉曰在則人士則書其統一也

羅明卿曰通篇二十餘問答凡辭賦詩書淫哇中正要與先王之法合否孔氏之戶入否文質之變別否談論津津矣當至後多聞則守之以約二句楊龜山以爲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博學而詳說二句爲無病知言哉至末闢楊墨之說亦可爲不自量者矣

王漢陂曰子雲自附于闢楊墨之流

陳白沙曰聖人之生萬古哀書則八也

未聞聰明之過不自量者矣

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言約至

而意廣矣後人不知心之為物不可為象

而以意揣之則有以心為腹中之物者有

以心為一團血肉者有以心為思慮之官

者有以心為一點靈光者有以心為一團

虛氣者有以心為一團生意者有以心為

一團知覺者有以心為一團天理者有以

心為一團人欲者有以心為一團善惡相

混使之各有所歸則曰學人之

○○○修身法言

事有本眞陳施於意動不克咸本諸身譔修身

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

發發必中矣奠定也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

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

馬也歟夢得曰志之所生則氣隨之言不可不

養以適正也乘而之善則爲忠爲義乘

而之惡則爲慢爲暴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

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

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愼也聖人之辭

發虛齋曰善惡混使之各有所歸

近之言非與荀子性惡之說均

爲異端也

林慮齋月諸子好高大而局子卑小者由聖道之高大故遊于聖門者難爲言

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慎言禮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耳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人情莫不好大好高而德常小行常卑公若仰觀聖人之道則知已所守之下矣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倩克爾或曰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已以仲尼或曰治已以仲尼奚寡也曰率焉以騶不亦可乎或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或人未驗故引是詩言君子之世而求仲尼不可得也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自日視必盲三年不自月精必瞶熒魂曠枯精挈曠泥適埴索塗冥行而已矣埴上也盲人以杖適地而求道辟用白日無異夜行宗元曰熒明也哄魂

玉衡川曰邵云夫不生仲尼方言媸長夜

司月之用者也精萃如散萃魂之發明曠久則
枯精之輕淨曠久則沈不月日月日之用廢矣
至於索塗冥行而已矣光曰修身而不由聖人
則爲棄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爲棄目矣

寶沙曰四重辟幷垂訓學

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夫四輕則可謂
之人矣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
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
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辱貌輕則
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或曰昔不食肉肉
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宵主百辟而酒三行
不已華乎曰賓饋燕華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則

定山曰五論亦日易之理

寶沙曰孔子丁寧勸學好問亦未世所難

則禮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臞如
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
上簞瓢粹然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
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或問犂牛之鄰與玄
騂之鄰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
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刺豕罷宴
犒師惡在犂不犂也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
人鮮德矣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
故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問人有

宋方城曰互鄉之見陋惡之辭是也

胡拙菴曰見聖人入不可以已之慎

倚孔子之墻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言夷貉之人生而未嘗見禮義猶愈於在門墻者也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上曰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聖人之正道今乃慕鄭衛誦韓莊聖道未成而更於邪僻矣安用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肆乎善賢者耳擇之口擇衆人無擇焉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賢者曰義聖人曰神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已從賢人好已正聖人好已師天下有三檢

林扈齋曰以三好三檢三門分賢不肖此志何不同人品懸試

陶土敬曰見惟聖人能戒慎恐懼焉

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

以禔身禔安禔福也者百順之名也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弘深不淺露肅括不放肆君子徹頭徹尾元徹之有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訓乎已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懼焉

在善惡混其立公之正在師孔顏

○○問道法言　楊子

李軏吾曰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孟生而道益明

茫茫大道。普在聖考者言此大道普在聖人考制之故篇中皆統論堯舜文王仲尼之事過則必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姦譎假壞罔言聖人大中之道天下莫能易也誤問道或問道口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或曰要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

日事雖勤而通諸理一則由諸乎（楊子設爲或人意蓋以佐上意）

耳道德仁義禮譽諸名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爲之爲奚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

（胡淑心曰見全即極于所云天理在中而著見于事人事在外而根于中天理人事一體而人事其用乃衆善之主也）

（吳辰旭曰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夫然後至于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爲之本耳何所取去于其間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虛靜柔及拋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明佗則苓開發之言道可以開明哉惟開聖人無所聞焉苓苓耳也苓苓耳形似之實郭璞云苓耳徒有其名而無聆聞似耳叢生如盤光曰開啓明白言通達可行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閑然不覩墻之裏（此謂不學墻面）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宿安也安而久之則彌壯左氏傳曰官宿其業）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

（張公量曰聖道原大明中天而育者何由見之）

張延祥曰黃帝堯舜以禮文五教爲治若治天下不待禮教則黃帝堯舜爲附贅縣疣矣見老氏之謬

何氏炳棣曰五常教民五穀養民十室之邑口見中國之治不可去禮教

帝堯舜爲疣贅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至堯而煥乎其有文章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殷（亟也）或曰孰爲中國曰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過此而往人也哉（言夷狄無異禽獸其所謂禮樂者安足取哉）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五常）爲帝王之筆舌也（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耾耾久而愈盛尸諸聖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

秦孟子曰人君盡于朝聽明開而萬里之遠親于祇席所謂不言而信者其聲光大也

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或曰太古塗民耳目
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老子曰古
以明民將以愚之　曰天之峯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
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
得而塗諸　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
若皆去之則亂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安可得哉
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或問太古
德懷不禮懷故言太古之人　道家尚德而薄禮
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
知有母而不知有父　會歌也父懷散也獨母而不父未

若父母之懿也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
屈人兵堯舜也　三字或問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
也靈頊漸襟堯舜漸襟也　衛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　衛言其玉
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漸潰也而賈售以石此巧詐之爲也可乎
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
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
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
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　御權謀亦須有道或問威震諸
侯須乎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

魏冲芳曰司馬兵法孫武十三篇多筆此

廖安止曰應前無取滅絕礼樂意

王子充曰太古民之歸上猶要見之蓍毋駒犢之從乳安用礼乎下論王詐

洪荒之日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而任刑法至殘殺至親恣刻元恩極矣

羅一峯曰人祇二字盡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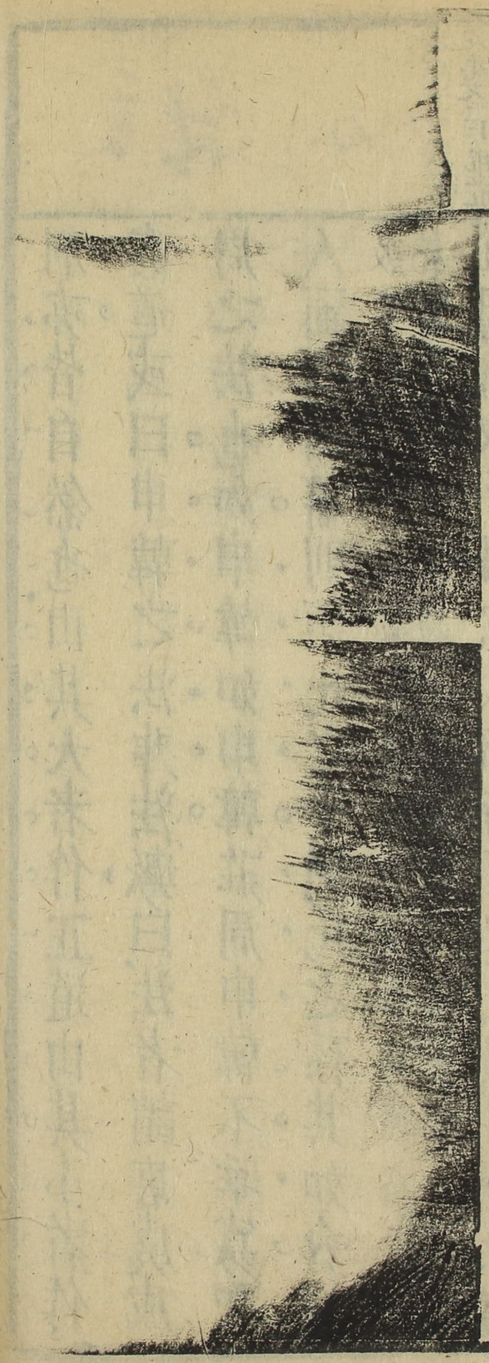
須于狙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不敎而殺視人如牛羊）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膿臙也（數膿入月旦也臙腊也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蟄虫入穴故螻螾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迫死狐狸螻螾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之徒而欲治天下猶狐狸螻螾不遍乎膿臙之候矣）或曰刀不利筆不鈌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曰人砥則泰尚矣或曰刑名非道耶何自然矣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劒反自眩

走走之曰耶莊周卽卻術因無爪老氏故及之

刑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乘少聖人之術滌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于天地之間雖鄒不覩也

蔡虛齋曰楊子問道篇首以堯舜文王爲正道而斥老氏之搪提仁義滅絕禮樂以禮文

五教爲治法一面斥申韓之刑名事情慘刻寡恩此篇議論極正



馮汝弼曰天有至神爲造化之主至人至神爲道之宗其神一也

姜鳳阿曰天之精粹流形万物而名從其類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問神法言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譔問神或問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問其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

舒同寀曰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蚖不知龍聖道未彰而鮮思玩龍蟠未升而蚖其肆矣

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也（昔聖人神必龍蟠于泥之所為也）蚖其肆矣（肆習見而狎玩之也）肆習也曰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不手不制於人之手光謂手謂為人所提攜指使枉已之道而隨人左右也）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王涯序曰天然者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人而有應時造書以救世而明治道者其益亦可知也如孔汲孟軻之流者

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雖憃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誰乎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測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

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郭不能出其域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喋喋也喋喋言爭辯之貌謂曰聲譊譊能默聲譊不能默喋喋者爭論是非也譊譊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卽易牙能調味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也聖人能行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與非之聖人不能並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

黃言玄曰言無幽深遠大而不可考驗于今若師曠之言君子言必有中而不妄

君子之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君子安乎不妄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如之何矣如周之禮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難札末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已之私之謂克爲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知而爲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

王子充曰言裳立論淺而有味

盡勢諸名卿可幾也曰君子德名爲幾君子所冀者德成而名顯耳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嚴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或問人曰難知也曰焉難曰太山之與蝘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嗚呼能參以似者爲無難或問鄒韜奮有取乎曰德則取慾則否何謂德慾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慾也語君子不出諸口

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面相之辭相適之亦適也捨中心之所欲捨引通也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嚍盡嚍猶憤也宋吳本嚍作嚏呼陌切叶呼也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者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昏昏目所不見恣恣心所不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情動於中而形於聲書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心乎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

張云思曰言乎書供爲之心故曰心聲心畫

按遷齊曰声發成言積紙成書書成文質言有史野二者皆由于心

兵典中曰淮南太史並稱子雲之所得于淮南多

倫白山曰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

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言二書誠雜也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動而愈僞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雄之子也九齡而與我玄文或曰玄何爲曰爲仁義曰孰不爲仁孰不爲義曰勿雜也而已矣或問經之難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真西山曰揚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明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耳

五百法言

楊子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或問聖人有謏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謏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謏曰謏身將以信道也如謏道

黃東發曰羣禹靈也天有百泰聖有出沒皆不當然故聖人之出法經天道之百泰所以測度萬變也

錢鶴湖曰不人謏身行道故見南子曰否者天厭之干陽貨則時亡往而拜之

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日于道行歟衆人日于祿殖歟昔者齊會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于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易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官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強其所劣損其所能衝衝如也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曰小則孔子大其道矽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爲去乎曰愛日

朝淑心曰聖人只爲行道齊肘故公西赤於可往非委已而從人也

莫先孝曰方其以止道其非道强且所劣損其不德見聖人功化

富乎天曰地貴以位而富以才不人貴以道而富以教無倫敗天制反禹也非大而何

司馬彪曰邴邑人姓孔子弟子遂行飲日彼婦之日可以去走祖子問之曰罪我以辟卑故也

道曰愛曰而去何也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慼觀也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庸邪謂安樂也言仲尼所以雉噫然歌之而去者蓋不能飽邪之樂欲愛曰汲汲於施道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曰亦愛矣故汲汲去之他國或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知已道必不行於魯事不慼斂不倦馬得曰言不慶一舉安得餘日而愛之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

楊井巷曰五經簡易如布帛菽粟安辭支離

繼周者未欲秦平也如欲秦平也捨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渾渾廣大貌或問疏通之貌或曰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道之蓋其所以爲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未明故支離以明之既明道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者所以明道既明則經不繁矣或曰聖人無益于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未

如之何矣或問聖人古天乎曰吉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以人古天聖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違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其石之說後代所宗

孫月孚曰星隆則人享友德星焉

星星隆則昏德也昏影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祚星崇則德從而壞或問大人曰無爭乎小爲大人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爲小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龍玲其聲者其質乎聖人矣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履書可觀而不可盡

天道所以遠如天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曼無也周人多賢行者有聖人之道以教之也秦則無之故多疵病耳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貴以德行自貴也賤若尊臣卑辱也周之士也肆優游仁義之間秦之士也拘動爲文罔所制月未望則光始生于西西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魄于西南以漸東尺此簡畧近即老子載营魄也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邇于日乎形弓驢矢不爲有矣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于斯矣或問如何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

朱晦菴曰月未

果而喙之奚其彊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撽之而已矣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次鳥獸草木也

陸貢山曰議論侔合聖賢此朱晦菴云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爲賢得之

夫抱朴日莊周楊朱墨翟晏嬰申不害韓非鄒衍見七子不軌于聖

問明 法言

楊子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或問明曰徵或曰徵何如其明也曰徵而見之明其詩乎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日高所以見遠耳下所以聽卑或曰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爲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

程伯淳曰明指二句晦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遜于二句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人見幾而作其及是乎

矣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馬賁圖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夫天者也如是則天亦勞何病之有

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行不息天亦天樂天聖樂聖或問烏勞何病之有

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或曰甚矣聖道無盈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盡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阮也阮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或問人何尚曰尚

係月峰日註疏漫不辨

多習殺身者何其尚曰昔舜陶以其智爲帝堯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慎哉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卲小致大不亦丕乎華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大爻不亦淵乎淫以光大不亦懿乎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

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斃病行而拯死命乎命乎告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厄乎厄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蔽諸謾言敗俗（謾音干妄）而作惑亂（不知）生（謾好）敗則姑息敗德君子謹（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聵音也亥言）（不知）（天）（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安急之）（所不能）也

若鳳人不喻曰未之思矣治則見亂則隱鳶（取）飛冥冥弋人何篡焉（篡取）鸞明遯集仓其潔者（也）

（李泉曰胃風）（不能動）（舌）（生）

（梁龍化曰）

矣（明當為鵬鵬南方神鳥似鳳也言鵾明冲天而去憚集於世蓋其食潔而然也此因上文鳳鳥之在亂則隱故舉鴻冥鵾潔以為之擬耳）鳳鳥蹌蹌匪堯之庭

（陳剩夫曰貞祖亨字雲一件說）

亨龍潛升其貞利乎或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或問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保慎其身也如庸行庸言庸路衝衝而活君子用明保慎其身也如庸行庸言庸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楚兩龔之潔其清矣乎蜀莊沉冥（莊避君字）乎蜀人也沉冥言道德深厚人不能測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

（楊升菴曰龔勝龔舍皆楚人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龔舍皆）

但爲衆說大夫若不仕矜以太子師飲酒迎之不食而卒言其實清也

安爲阿曰堯內之事孰長公有辨

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屛不亦寶乎屛之也吾珍莊也居難爲也吾所以重莊以其居身之道爲難能也不慕由卽夷矣何鼇欲之有鼇土衒也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切貪也顧出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信以堯禪舜之重爲智則不輕授天下於由矣好大累克簒父洗耳不亦宜乎累積也克勝也槓大言以相勝稱巢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靈場鬼神之壇妄言可以欺愚不可以誣智朱烏翾翾歸其肆矣或曰奚取於朱烏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烏之謂歟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或問哲曰旁明厥德程伯淳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遯于不虞以

楊井菴曰韓非知說難而死子說難何相反耶司馬遷曰余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說耳

楊子成曰慮所言處

保天命遜于不虞則有之旁燭則未入先武之與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于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先知　法言

揚子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哲民情　哲當作誓誓明也

先知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

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聆綿作聆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　甲者一旬之始先之二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未兆之前易救禍於日形之後難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

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

曹正夫曰堂人之栝動則先知故次之五百

揚子雍曰周公刊政管蔡霍武庚叛東征歸四國內從王命召

法所訟千百當之千固人恩之

方布古曰政善則民思慕政乖則民生怨

矣夫齊桓公欲徑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戮婦人桑之謂恩若汙人老屈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逋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戮爲政日新或問民所勤曰民有日新日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勵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日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邊豆不陳於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脩吾則無以見聖人矣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於那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

諸據曰形容詮政恐是粗迹

施宗銘曰大綱則大道也舜禹皆孟子所謂天生賢則與賢

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
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
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尋不膠者卓
矣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
綱紀謹其敎化道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蒞之以
庸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
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
則可獄在或苦亂曰綱紀曰要在于綱紀曰大
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

李惟夢曰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桓文專命征討然皆厚于至敬春秋先敬傳文辭不言魯大于足存于公正也

劉子威曰此言管子不知礼故治人

李卓吾曰問先後多敎寧以先敎後殺

一目而正諸或曰齊得夷吾而伯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蚿雖晨雞也化其可以已矣哉而知敎化安民可使覩德不可使覩德則純覩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曰龍乎龍乎或問政核曰真僞真僞則政該如真不真僞

玄駒蚿蟲名也雞之晨而行雞之朝候也故見物可以已哉一出蠭而知春候也

王子充曰汎濫之徒君子不一

陳子淵曰莫律莫很不及人

不偽則政事不核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遁離者是聖人乎雌之不才其卯俛矣俛敗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或曰載使子莫律哉設草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曰何爲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騅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毉柔則圻毉燥也圻慢也言失和也太剛則波裂太柔則

蘇慢治天下亦循是也　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

王子充曰反結仍借責責

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吾先師之所畏也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責其猶侮諸

王九皐曰論頗淵閔子騫而引許多証請許多客飜空出奇絕勝

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什一天下之正也多雖桀寡雖貉井田之田也肉刑之刑也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八亦多不足矣爲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

歸震川曰論政知大體此楊子之學異於荀子處

劉子威曰應變成天下之化

楊升菴曰國語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重黎之後是重少昊之後黎即重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

林對山曰落下閎

○○重黎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槩諸聖一以貫之人之譔重黎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卑何僚也曰近羲近和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或問黃帝終始帝王世紀史記皆有是言故問其終曰託也假黃帝也昔者娵氏治水土而巫步多始娵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扁鵲盧人也而足故行跛也俗巫多效禹步步數多盧夫欲離僞者必假眞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或問渾天曰落下閎嘗之鉼于妄人庶之

閼逢涒灘入耿壽昌等造買僕以爲曆度

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能違也楊子作太玄亦取象于渾天言渾論而行故此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尸藉館藉館舍室也各舍楚君大夫之室皆不由德謀越諫弈不式不能去卒眼之種蠡不彊諫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也俱不足高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功成身退遺大夫種或問陳勝吳廣書種見書解病不朝

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或問六國竝其已久矣一病一廖迄始皇三載而咸咸而天下一也時激地保人事乎激古竟切激其可激而取之時曰具請問事曰考父以下隰兵力農以餽食六國車也保曰東薄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并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蟄保也激曰始皇方斧脢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北或問秦伯剋爲侯衛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肅節肅以也節度也節莫差

十僭僭莫僭于祭祭莫重于地地莫重于天則
襄文宣靈其兆也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
帝文宣靈宗興廊廟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
匡反致文武胙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
攘肌及骨報獨何以制秦乎或問嬴政二十六
載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
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其間寔予弟
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微漢得乎六
國世與為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故天下

大史公曰秦雖滅侯位在僭臣而疆于列祀君子與焉如是則列侯伯子男之禮

楊升菴曰始皇并天下十三年酈亥立二年為閻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羽號西楚伯王故五十五載而滅

豫見降曰項羽王楚地九郡都彭城沛公王巴蜀漢中三分關內謂信因以楚亡圖三秦易并定東向定三秦追羽固得天下非天也

擅秦秦人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
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
漢刱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
天也人曰兼尚才權右計左數動謹于時人也
兼才謂總覽天下之英才右計左數言不離左右之中天不人不因人不
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
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敵羣策而自屈其力敵惡
也既廢羣策而不用是自屈其力也屈人者亡自屈者貧天易故
焉或問秦楚既為天與命矣秦繇灞上楚分江

西興廢何速也曰天昨光德而隕明威（威當作愚愚惡也）光德謂德之昭融者明威謂惡之顯著者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昨之爲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響國久長若秦楚彊闊震撲胎籍三正播其虐于黎苗（闊闢也撲猶言擊也胎籍猶言淑擾也也胎徒來切踢子弟且欲喪之況乎民乎況于鬼神乎廢未速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易不昨曰無王然則舜禹有王乎曰舜以堯作王禹以舜作王或問聖人表裏曰成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或問義帝初矯劉龍首南陽項救河北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曰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韓信賜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信布以匹夫佽劍自立雖貴而禍辱隨之不若始有勿或曰勿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能令或問淳于越曰筴曲請問日始皇方虎刻而梟磔壯士徇腊肉也越與亢脩終無撓辭可謂伎矣有才仕元妄之國食元妄之粟分元妄之榘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

（劉子威曰表裡切）（孫月峰曰此處致天昨光德并入方也）

也

哉將軍曰天才言其殆也

矣樓將軍曰自今與或問茅焦蹙井幹之死使始皇併處爲無道或問茅焦欲安頊咸陽不能移又始皇奉虛左之乘蔡生欲安頊咸陽不能移又亭之或者未辨歟曰生捨其本侯而謂人木侯意不亦宜乎焦遊訐而順守之雖辯鄰虎牙矣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甘羅甘茂孫辟彊張良之子也甘茂張良爲之祖父使之然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或問鄰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脅鼎何謂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

矣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抵擠也陽狂爲巫曰方遭信閉如其抵若門戶之閉無巇隙也曰巇可抵乎巇險也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巇究忤鍵乎鍵其聲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釁隙則抵之抵巇猶不可況閉戶無隙而欲伯鍵強入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淳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霍曰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微權燕上官之鋒處興廢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或問焉唐曰文帝得廉頗

楊孟恢曰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失欲以激文帝耳至于親入細柳信宿天子寘且不能用頗牧哉

李牧不能用也諫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易不用哉德曰罪不孥宮不女脩不新陵不墳哉問交曰仁問餘耳曰光初實灌曰凶終哉問信曰不食其言請人曰晉荀息趙惟嬰公孫杵曰秦大夫繫穆公之側問義曰事得其宜之謂義哉問季布忿焉可爲曰能者爲之明哲不爲也哉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彼避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輔而早去之猪終羽羽敗當死之復安所避乎哉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問長者曰蘭相如伸泰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光謂塗當作渝衛將軍之善慎郎大夫之不伐善請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祁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祁連將軍田廣明爲宣帝擊匈奴不利質淫婦人也或問持滿曰捉故楊王孫偰蓬以矯世曰矯世禮偰乎如矯世則葛藟尚矣裹尸以葛投藟壑若欲以矯世則莫

楊孟恢曰蘭相如位在焉頗之右欲辱相如相如避之曰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遂爲刎頸交卒不就賈金者還其主乃自

○○○淵騫法言

楊子

仲尼之後迄於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騫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寢伏不爲人所知也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異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淵騫得聖人而師之道愈不可寢也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務學道德不事文章。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非絕德邪。力。秦悼

王九皐曰寢即室也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言游夏諸子在室未入聖人之奧者

洪賓云曰名以至論德力亦是

武烏獲任鄙扛鼎非牛非絕力耶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子君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魯仲連陽而不制陽古蕩字制古制字蘭相如制而不陽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慮辭免罣幾矣哉罣罟謂之罣猶人之纓絕幾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平曰上失危也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樗里子之智甘茂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爲著龜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一百

洪賚天曰信陵君魏無忌安釐王弟平原君趙勝惠文王弟孟嘗君田文威王孫春申君黃歇楚人間有益于國

世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秋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順赧王及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不足相也李本是作死或問呂不韋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爲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担簪矣未見雒陽也秦將白起不仁冥用爲也長平之戰四十

王仲山曰以秦爲虎狼之國

洪賚天曰呂不韋取姬而孕乃生政即始皇也是不韋實以始皇爲子而盜其天下矣

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棄用爲蔀曰始皇方獵六國而前豕牙欬（咀噬用牙言其酷也欬苦蓋切）者繩（語欬戶欬烏開切）或問要離非義者欬不以家辟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殊蝥之廢也焉可謂之義也（賈誼新書曰蛛蝥作網政也）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爲姊實壯士之廢也（曼謨官切塗面也）焉可謂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春實刺客之廢也焉可謂之義也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驚翰也曰然則子貢不爲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暗已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冉里先生言讓憂敬陸賈執正王陵申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袁固甯公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或問蕭曹曰蕭也規

（旁注）王子充曰三子所死非君親之難非義之義君子不爲斷案有力

（旁注）楊升菴曰白起伐趙殺其將趙括後院其降卒四十萬人故以爲不仁

（旁注）辛德溫曰見儀秦之才不及于五子之行能

（旁注）三仲山曰規隨賈參蕭何爲

桓一遵何約束

鄒東郭曰到都審戚戈湯杜周之徒韓詩外傳云無爲虎傳翼將入邑擇人而食以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其殘暴可畏也

曹也隨膝前樊鄧曰俠介俠與挾同持也介衛也光曰介助也叔孫通曰孽人也孽猶賸也西京雜記曰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廉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猥鄙錯曰愚酷吏曰虎哉虎曰蚊折毫顧利微而食人曰血國三千非貨殖哉角而翼也貨殖曰蚊則將使其飯疏食飲水裯博沒齒然也血國三千下無咎文者益陽子鄙如其不諭故不對之也光曰下曰衍字言貨殖如蚊蝱民之血使之皆貧困以終其身也或問循吏曰吏也游俠曰竊國靈也俠幸曰不料而已或問近世社稷之臣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終侯勃之果

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兒寬曰弘容而已矣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延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絜王子貢之介王尊斯名卿矣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長平侯翕侯霍去病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昔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與尸血刃皆所不爲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亡之虜使其徇劣諸虜美也沒身者久留匈奴不顧其死世稱

鄒子城曰張猛之儔才疑王尊尹翁歸四人爲吏持法公平豪猾長服

鄒東郭曰張騫蘇能不辱君命

劉子威曰聖隱賢隱誠隱言三隱道

東方生之盛言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或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惟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二子皆晦迹以避害遇聖人則自顯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藏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藏德似隱請問名曰談達多端不名一行

閔午增月言朋非夷曠取容玩弄于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句法斷弄有力

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詭譎欺時人不逢迕取禍也猶稽多智員曲之貌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餓顯謂夷齊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愿賊義近鄉論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季仲元者人也其爲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

王子充曰言仲元貌言行之所爲世師

劉子威曰見言貴有力無德

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子欲自高邪仲尼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于人也仲元畏人也或曰肖貢曰肖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

馬宜圖曰此心廣體胖氣象

揚子

君子篇

君子純終須聞純善也領今也也蠢迪檢押蠢動也迪當訓爲蹈履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履蹈于法度旁開聖則譔君子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弼中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或問航不藥衝不薺有諸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航衝之器無所不載薺施器械適于一用君子明

道無施不可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于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倪也至于子思孟軻說哉曰吾于荀卿蚪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人爲不異牛玄駬白睪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仲尼

馬貢圖曰孟子知言此加一允蹈字面出來便實

吳康齋曰即駬角則山川享之

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愛不忍子長也言子長愛奇不忍裁割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子滑稽曰者刺客也或曰甚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人以巫鼓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

茅鳳岡曰西北之流水經灾黎或向東者亦入沱濛言其異流小也

吳康齋曰評及諸子

丹青初則炳久則渝乎哉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因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或曰聖人自慾歟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君子好人之好而忘

矣康齋曰游夏則文孝子賜則言語德行則頗閔似未至于夫子則幾乎天矣

人之好或曰子于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于道慕于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曰孳孳而不知勸者也或曰進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餘罷焉或曰若此則何小于必退也曰必進以禮退以義難罷也進退易罷也必退易罷也進不失其正者君子也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懼乎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

矣康齋曰此君子進以禮退以義也

林茂貞曰仲尼再相于魯會朱孫則輔定公衆陵陽則行首不失其正也

矣康爲曰即孟子人若人但愛之敬人者人但敬之等意也

等則吾以聖人爲賢嚚賢嚚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佼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之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之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鴻鵠不亦壽乎曰壽乎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犧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

吳兼魯言仙以譏生君子無求以生害仁殺身以成仁仙無用也同年之不壽其德行自著壽無益也

無益子之豪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于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嚚嚚也歟惟嚚嚚能使無爲有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忠臣孝子偟乎不偟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半之行德矣昌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半之賊也焉德爾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有生

馬貢圖曰君子小人之別

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忠人況已乎小人欺已況人乎

張玄超曰君子立言旁通聖人之法故夫子嘗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君子篇祖此

楊子

孝至法言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尊祖考安神靈先王以孝治天下也）譔孝至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于萬物萬物裕于天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孝子有祭乎有齋乎失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賓人

（餘德溫曰天地爲人之大父母而父母又即人之天地也）

而不祭豺獺乎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洪宜之曰聖父如堯聖子如舜可爲父子之準矣

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不爲名之名其至矣爲名之名其次也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堯舜之謂嘉洪宜之曰父子如堯舜子傳食諸侯之謂僞薛德温曰僞則欺世盜名

皐陶之謂聖矣或曰邵如之何曰亦勗之而已瘽則秦儀孰斯亦忠嘉矣堯舜之道皇兮而以延其光兮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之道將兮而以延其光兮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禹以其伐殷周以其伐或曰食如螳言精細也螳與蟻同衣如華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不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之微者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曰勉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

洪宜之曰四代得天下之分

薛德温曰即孟子傳食諸侯之肖

洪寧之曰堯之欽明文思安安是也

陳烈夫曰本應上勉字木應上僞字

曰百人矣德諸顧罔讓萬國知情天地形不測百人乎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視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爲事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卲者是孔子之徒與或問得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

羅一峯曰以一道治天下天下大而似小以一心治四海四海遠而似近

劉子威曰齊相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因而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亂楚

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秀顯德行之謂洪君子動則擬諸禮事則擬諸禮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德行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繆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繆亦亂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見治世之事覩始亂則傷之始亂謂幽厲之

康對山曰此言漢世威德之遠

時也習亂則好治也習見亂世之事覩治則好之治謂邵陵之盟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漢德之盛四夷來貢黃支南蠻大夏西戎北狄東女匈奴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如商周之代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夷也蠢動迪蹈也四夷交侵騷動蹈籍無次言最下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隼獲獲獲獲未至也以喻用兵威服遠方或曰詔詔北夷被我純績純繼績畫帶我金犀金即犀也勑珍膳寧餽寧餽安然而享珍膳不亦享乎嫌禮胡如此大盛也曰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北藩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爲兵主者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之使之離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朱厓之絕捐之之力也吾則介鱗易我衣裳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享于鬼神不亦享乎實受其福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遠夷爭雄也

林見素曰言被我純績之衣裳帶我金犀之飾珍膳之費以安然餽其口不亦享禮之盛乎

倫白山曰燦然明盛晏然以和也

曺正夫曰許薛
本校正是謹敬
申考弟處

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曰勞考載曰功
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曰干事則逸于道則
勞周公以來未有濛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
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廱以
本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容之冕服以表之復
其井刑免人役唐矣夫
楊升菴曰以致孝終篇以一孝完百行也見
人君當以孝治天下也

薛德温曰此言
氣運之流行玄
圖拢之爲象

曺正夫曰張子
所謂游氣紛擾
生人物之萬殊
陰陽兩端直天

○○○太玄攡（音離分也）太極
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其形者也資陶虛無而
生乎規攡（交通）關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攡
措陰陽而發氣（言實理之根柢陽子取之爲玄者也）一判一合天
矣一生一死性命榮矣（迴交互也榮明也形雖判而氣則合此天地之
道所以備天左旋而日右行此剛柔之變所以
接天日分行至復會于元分之所而一歲之始
終之所以定原始反終故生而必死死而必反
有死之期此萬物性命之所以明仰以觀于象
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反終三儀同科厚

楊子　太玄經　卷二十　五、六三

地之太義元語約而義精

王陽明曰從研窓觀察衆却安排得好

薄相廓圍則杌棬方則凿枘虛則流體險音欽喻也則凝形晝以好之夜以醜之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羣貞以攡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晝好夜醜以分陰陽牝牡間醜以分吉凶晝陽則爲君爲父爲夫夜陰則爲臣爲子爲婦而天人之道一也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摎萬物乃經摎相繞纏也天每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每日繞地一周而不及天一度是以天漸差而東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天日復會于元分之所而成歲所謂天周歲終是也天月陰陽更錯巡行此人道之所以終始也萬物死生摎擾相經此人

羅一峰曰此玄字即周子之太極無極易書陰陽不測之神中庸性之道費換新異便易入眼

陳剡夫曰論道体道深玄遠之妙

物之所以死生也人物之死生即天道之終始由其不齊所以無窮已也故玄者聰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分之以其法也觚曉天下之瞶瞶然無所睹也博厚微妙天玄晦其位而冥其晻深其阜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嘿而該之者玄也擅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況其否者乎理備于書業生由人求則應未有不求而應者也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

惡惡情也然善易不足而惡易有餘物欲陷溺以搆其玄故几千玄者惟君子能之

楊升菴曰智在勇先數者猶是玄之一字特隨其造詣而名之

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之道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輳者聖也時與不時者命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華天下之理得之謂之德也理生昆羣兼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

知之者知玄之道也故謂之智也愛之者愛玄之道也故謂之仁以下十者隨其造詣而爲之名也

卽東郭曰易陰陽不測之謂神此玄卽易之神也

王槪野曰又借權衡以明玄之爲用

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幽無形潦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陽知止知行知廢知明者其唯玄乎周子曰物則不通神妙萬物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夷偏者必著乎正偏離乎正偏者必著乎中情情僞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情僞不可以兩立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

者取之聲者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言玄之爲用如衡之于輕重量之于多少高者言衡之用儦聲言量之用明疑言玄之用也其高下于奉莫不因其理之自然也覩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辯也成之者信也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運諸衆七政繫之泰大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以定玉衡之平東方蒼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鳥北方玄龜此二十八宿定經天之象也衆政日月五星也泰始謂北極天之樞也璇璣玉衡觀天之器今之渾天儀也列宿所以定經天之象七政所以錯緯天之度莫不繫之于此極焉此觀天之術所由施也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盛則入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天圜地方之相摩陽剛陰柔之相軋錯總紛擾以成造化之功故盛衰窮通之迭運虛實流止之無常也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故文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善否著虛實濫故萬物纏凡七句上半句言天地之實下半句言玄取之以爲用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芽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陽之生也物自無而趨有陰之消也物自有而趨無故推之以刻參之以罄反覆

羅一參曰取法天地萬物之理以作玄

雜一參曰言造化損益盈虛之理皆寓于玄

虞翻曰天然自奇

縱一參曰此仰觀之術日月星宿其樞機纏度竟時旋玑玉衡以齊七政玄蓋取象于此

陳利夫曰鋪敘
玄之爲用

其序軫轉其道也推列以漏叅咎以表因往知
軫轉其道者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
萬類相連也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歲
廣也包畛其道游冥而挹盈存存而士士微微
而章章始始而終終游冥守其靜也挹盈損其
盛也此言玄以謙靜爲道
自然而利導之近玄者玄亦
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于東面西面南面北面
仰而無不在焉及其倪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
人自去也此言道體之存否
在乎人心之從違冬至及夜半以後

康对山曰是道
不遠人人自遠
道之貞辭理俱
勝

邵東郭曰玄以
一歲盈虛晝夜
物之始終精而
微

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
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
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冬
至

子之半一陽始生自此積之萬物寖盛而寖昌
玄以陽爲主故曰近夏至午之半一陰始萌自
此積之萬物寖微而寖滅玄以陰爲外故曰遠此一歲盈虛之運也一日亦然日一南
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盛
斗一南而萬物虛夏至日極北面漸轉南行爲
漸轉北行爲萬物衰之始冬至日極南而萬物生之端夏至斗指午漸轉西
行迭運消息盈虛其成歲功也斗指子漸轉東而南行斗與日背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

雍一客曰日月行
斗轉交勢如往
瀾浩波

陳剩夫曰人玄達奧

也左行而右還。星家以天之東爲左西爲右北行由西方故言右行冬至日在東井始方故言左旋冬至日在牽牛始還從東左行夏至斗當嵩高始還從西方故言右旋蓋斗與日常互行或左或右或生或死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也日斗分左右之行萬物有死生之變此天地神靈所以同運成造化之功也此言日斗爲天之紀綱而斡旋造化莫不由之也

方希古曰文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奇拔萃子雲解玄字作好奇語分明是見得道透

楊升菴曰子雲好用奇字蓋爲耳目所不常見則精光注焉韓退之用字出神入天然字義奇者愈奇而高妙字法奇者愈奇而晦塞讀者審而用之

羅一峰曰此書見得子雲異于人處討論入深造詣獨至故敷衍處百派分波總是一源流出如百川流注同歸于海也

楊升菴曰許由以足顧謂堯是不可一世意

楊升菴曰見堯治天下懿業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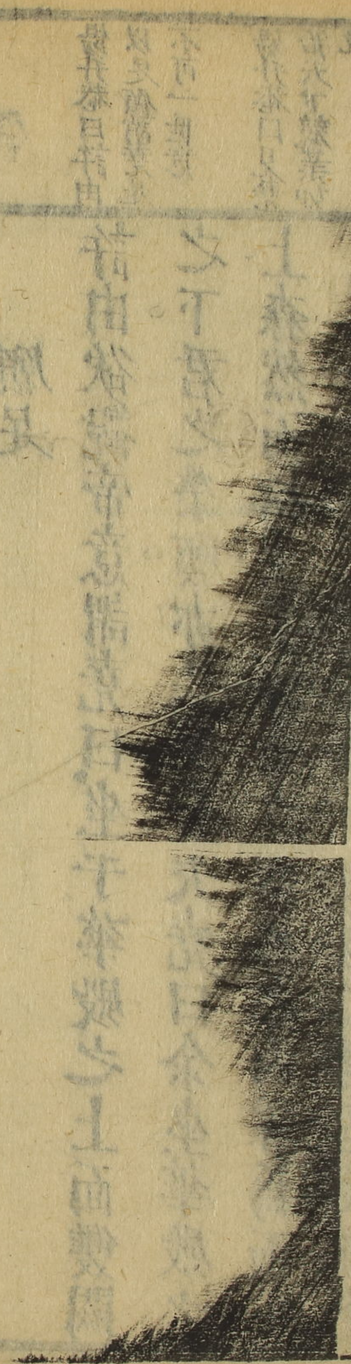
符子

西漢人避王莽之亂隱姓名著書數卷行世

願足

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坐于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牖扉之內霏焉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巍之冠蓬萊雖背墉櫛無異乎迴繞之縈崑崙安知其所以安榮

楊升菴曰與莊子逍遥遊讓天下可參看



孫月峰曰聞而恍之欲觀之是蔡其犬也

孫月峰曰見彼自犬與我無與

東海有鼇焉冠蓬萊而浮游滄海騰躍而上則于雲之峰類薄于羣岳沉沒而下則隱天之丘潛嶠于重川有蚔蟻聞而恍之與羣蟻相要呼海畔欲觀鼇之形月餘鼇潛來出羣蟻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水沸地雷震羣蟻曰此將鼇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起中呂羣蟻曰使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逍遥封壤之間歸伏乎窟穴之下比乃物我之適自已而然何

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

楊升菴曰與莊子斥鴳之笑大鵬可參看

渫宮之曰激其雄心

金樓子

西漢人避王莽之亂隱姓名著書數卷行世

逢虎

孔子嘗遊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虎尾再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弃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

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尖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于見心服

洪宣之曰抑其雄心

○○○貧富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牧數足矣鄰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王鳳洲曰昔田子方論騎曰夫士貧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呂東萊議其以學騎人茲宋陵子三仕不

陶主敬曰富家擁有千駟而親故家無擔石之不救體不蒙假貸反因抵與以收重息欲盈己之百年所以富益貧益貧也有以宋陵子之說告之者乎

願又以爲貧者非貧鞅田子方光爲不激不
隨

嵇紹子

崔寔漢桓時爲御史上政論以規時弊

○○○客譏

客譏曰客有譏夫人之寧天爵而應膺哲也必時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勝以納說或桔而不辭或擊角以自衒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策從勳績克章扒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期爲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玄勵節縹霄抗志浮雲曰願井而常苦身樂逸而長勤

陳剃夫曰此敘
養高

陳剃夫曰此敘
急功名者雁楊

志求貴而永畏情好富而困貧慕榮利而失厚
思利勞乎形神答曰子徒休彼繡衣不知嘉遯
之獨肥也且蹯隱于遐荒不紆機穽之路鳳凰
翔于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其慶
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已
而干祿不揆時而娶禍或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
而謀大纖芒亳未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
世故曰愛餌齒鉤悔在鸞刀貪食豢乃敗其
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求沈緡滄壑棲息高

陳剃夫曰締出
高尚

立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歷
遵厥猷
楊升菴曰見聊榮而取禍不如明哲以保身
字字至言